

1
4
5
論 檢 討
子 理 惑
牟 子

余 嘉 錫

燕京學報第二十期單行本

燕京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出版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牟子理惑論檢討

余嘉錫

序 目

始吾讀弘明集中牟子理惑論，愛其文章有東京矩矱，不落晉宋以下。觀其比物連類，繁稱博引，意存諷諭，詞協宮商，其源蓋出於枚乘七發，揚雄解嘲，但宏肆壯麗不及耳。至其人弱冠之時，本修儒術，既博通經傳，旁覽諸子，遭漢末造，身處亂世，欲以玄默爲神，淡泊爲德，遂兼治老子五千文。蓋兩漢經術雖盛，而道家之學，亦爲世重，劉向大儒，尙說老子、孔老並聖，非一世矣。彼既心希玄妙，志在出世，故神仙辟穀之術，亦復學之。及行之無效，又見其師三人，各自隕歿，由是抑而不信，鄙其虛誕。適會避地交趾，聞浮屠之說，以爲憺怕無爲，得老氏之要，既孚其素志，遂忻合無間，自謂如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也。牟子之學，大要如此。然吾不解佛理，亦遂未暇深究。前年，吾友周君叔迦，貽我以牟子叢殘，喜其辨博，今又讀胡君適之與叔迦書，盛相推許，亦頗補其所不及。余既服兩君考證之精，而心疑東漢兩牟融之適同姓名，記昔人曾有辯論及此者，遂發篋陳書讀之，諸家之說，亦莫衷一是。復憶日本藏經弘明集，與通行本似不同，因從陳君援庵假讀日本縮刷大藏經弘明集及諸經錄。乃知理惑論本不題牟融，胡元瑞、梁任公之所疑皆非也。遂作牟子檢討七篇，略拾兩君之所遺，並望當世通人爲之論定云爾。丙子

三月武陵余嘉錫序於舊都讀已見書齋

流傳著錄第一

古今評論第二

諸家考辨第三

撰人時代姓名第四 (一)論弘明集本不題牟融 (二)論唐

唐志之牟子非理惑論 (三)論理惑論之時代

書名第五 (一)釋道惑之名 (二)釋牟子博傳之名

中國人出家第六

羣書徵引第七

流傳著錄第一

牟子理惑論三十七篇，諸書引用，多單稱牟子。據其自序，蓋作於後漢獻帝時。今六朝以前目錄書盡亡，故如荀勗中經新簿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之類，曾否著錄，無以知之。梁釋僧祐三藏記集卷十二，唐釋道宣大唐內典錄卷十，皆有宋明帝勅中書侍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大唐內典錄作續法論，此據三藏記集。）凡十六帙，牟子在第十四帙，僧祐又收入弘明集卷一，（三藏記集卷十二，有弘明集目錄。據開元釋教錄卷六，謂三藏記集，為齊時所撰，則弘明集，亦作於南齊矣。）並不著撰人，只注曰，“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說詳撰人姓名篇），弘明集之文，多自陸澄法論中錄出，其卷五桓君山新論形神題下，尚有陸澄注語一條，“臣澄以為（據宋元藏本，若明藏本，則無此四字。）桓君山未聞釋氏之教”云云，可考而知也。梁庾仲容撰子抄三十卷，其書已亡，宋高似孫子略卷末，載其目錄，凡百有七家，中有牟子論一卷，亦不注姓名，據日本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卷三所引子鈔牟子之文，知即

理惑論也。牟子之在六朝以前，可考者如此。唐人修五代史志，據武德五年所得隋煬帝圖書目錄，以爲隋書經籍志，其子部儒家內有“牟子二卷，”注云，“後漢太尉牟融撰，”牟子之題牟融者始此。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子部道家內，皆有“牟子二卷，牟融撰。”舊志乃刪略唐開元時毋甦古今書錄爲之，新志蓋亦據開元時書目，然隋唐志著錄之牟子，是否即理惑論，未易明也。唐馬總就子鈔一百七家，（據舊本郡齋讀書志卷十，而子略則以爲百十有七家，蓋衍一十字。書錄解題卷十，又以爲一百五家。）增損其文，以爲意林。今所傳本只五卷，七十一家，蔣光煦輯補偶錄，補刻宋本卷六，又得四十一家，其數轉溢出於子鈔之外。然皆無牟子，無以考其與今本之異同。自崇文總目以下，遂不著於錄。洪邁容齋續筆卷十六，舉馬總意林所引書不見於世者，中有牟子，知單行本已亡，洪氏亦不知其尙存於弘明集中矣。弘明集有高麗藏本，（日本明治間弘教書院縮刷大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皆據高麗藏本校以宋元明藏本。）宋藏本元藏本明藏本，而明藏本最劣。既於理惑論題下，妄增漢牟融三字，又改其第二十篇敘漢明求法事，“中郎蔡愔”四字，爲“使者張騫，”此其紕繆之大者，其他訛誤尙不可勝數。又有萬曆時汪道昆刻本，（四部叢刊內有影印本）與明藏同。清嘉慶間，孫星衍始自弘明集中錄出牟子一卷，刻入平津館叢書，題曰漢太尉牟融撰。自是牟子始有單行之本，甚便學者。然其所據亦明藏本也。吾友周君叔迦著牟子叢殘，（羣社叢書第一集）亦載理惑論全文，然第就平津本轉錄，僅於撰人姓名，削去太尉二字，作漢牟融撰而已。今大藏經既有日本明治大正昭和三印本，吾國殘沙藏經，亦已影印行世，安得好事者，徧據諸藏本，詳加校讐，別刻一本乎。

古今評論第二

陸澄法論序云，牟子不入教門而入緣序，(法論第六條，爲教門集，第十四條，爲緣序集。牟子在第十四條內，故言‘不入教門而入緣序’)以特出三藏記集諸本皆誤作持，諱大唐內典錄改。)載漢明之時，像教初傳故也。”由是可知六朝人重視此書，及釋僧祐取以冠弘明集之故矣。蓋記佛法初入中國事者，莫古於此書，雖袁宏後漢紀猶在其後。他若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等，(見唐弘明集)僞妄之書，又所不論也。故劉孝標引以說佛經，(世說文學篇注)廣韻引以釋‘佛’字，(入聲八物)皆信其較僧徒之說爲可據爾。唐釋湛然止觀輔行記弘決云，‘後漢靈帝崩後，獻帝時有牟子，深信佛宗，譏斥莊老，著論三卷，三十七篇。’(見具平弘決外典鈔卷三引)唐沙門神清北山錄(元年吳興徐氏影印宋本)卷十外信篇云，‘昔牟子郗嘉賓宗炳朱皓之劉勰，並會道控儒，承經作訓，警法王之路，獲獻醜之功，而彼言行，豈由形勸而已哉。’此則因其以清信士著書，排誣神仙，張皇佛法，喜得外援，助彼張目也。至孫星衍刻其書，洪頤煊爲之序云，‘是書雖崇信佛道，尙不悖於聖賢之旨，故隋志列之儒家。’周廣業作意林注，存其目於附編，注云，‘理惑論在弘明集，褒然首列，其文炳著，言似佞佛，意主通經，因而存之，實佳文也。’是又儒者立言，不欲倒却架子，雖幹旋甚巧，不免我見未除。若梁啟超作牟子理惑論辨僞，(載梁任公近著第一輯中卷)謂其‘以調和三教爲職志，’則又不深考之言。叔迦作辨僞之商榷，(在牟子選錄內)駁之云，‘此論明言吾子誦神仙，抑奇怪，又斥辟穀，訶神書，則牟子豈以調和三教爲職志者，不過文中多引儒書，以證佛理，要以曉諭世俗者，不得不然耳，’斯言得之。余謂牟子自序固

云，「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矣。其末篇又云，「於是惑人聞之，踧然失色，請得革面，洒心自救，願受五戒，作優婆塞。」然則牟子固儼然一優婆塞也。否則焉有勸人受戒而已不奉佛者乎。由是觀之，其兼研老子，特以無爲之化，與佛相近，其稱引經傳，則援儒入墨，資爲外護而已，未嘗調和三教也。

諸家考辨第三

理惑論單行本，宋時既亡，弘明集又不顯，故宋人書無論及牟子者。惟明胡應麟四部正譌卷下，有一條云，「弘明集有牟子論，題漢末牟融撰，案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稱漢太尉牟融。考後漢書有融傳，在漢明前，其時佛法未入中國。（案據魏本傳，融於明帝永平時，官至司空，章帝時爲太尉，安得謂在漢明前。且永平中佛法入中國，正融在位時事，此語皆駁。）今其書已亡。而弘明牟子論序，稱「靈帝時遭世亂離，著書不仕，精研佛道」，其非儒家牟子明甚。且隋唐諸志，並無此書。嘗疑六朝晉宋間文士，因儒家有牟子，僞撰此論以左右浮屠，讀其文，雖猥淺而詞頗近東京，」云云。胡氏謂此書非隋志之牟子是也。而又謂六朝文士因儒家牟子，僞撰此論，夫豈有作僞書之文士乃不讀後漢書，至以牟融爲靈帝時人者乎。然而疑理惑論爲僞書者實自胡氏始。及洪頤煊作序，據世說注文選注御覽所引牟子，皆在三十七篇中，謂「隋志所載牟子即理惑論。」而又據後漢書牟融傳，「融代趙熹爲太尉，建初四年薨，」是書自序云，「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相距已百餘年，謂「牟子非融作甚明。」其意蓋不信弘明集之題牟融撰，可謂卓識。然謂隋唐志之牟子即理惑論則反不如胡氏謂隋唐志並無此書之較有分曉矣。周廣業則云，「東漢有兩牟子，皆名

融。一章帝時人，後漢書傳云，‘字子優，北海安邱人，少博學，以大夏侯尙書教授，經明行高，肅宗以爲太尉錄尙書事，建初四年薨。’一漢末人，不詳其字，（此譏說見後。）所著理惑論自序云云。二人生不同時，出處志趣各異，隋志所載明是太尉作。乃舊唐志入道家，新唐志入神仙家，（案新唐志亦在道家。其神仙家一行，在道家之後，乃左方諸書之標題，此譏。）則又爲理惑論無疑。”此則分隋唐志所著錄者爲兩書，而謂東漢不妨有兩牟融，與洪氏之說大異。蓋因隋志之牟融，與作理惑論者時代不合，不得不爲此調停之說耳。孫詒讓有書後一篇，（續齊逸林卷六）據三國志劉繇士燮兩傳，以考牟子序中，所謂州牧者，其人名朱符，所謂牧弟爲豫章太守爲管融所殺者，則朱皓，而謂其足以補裴注。蓋深信其爲後漢人所作也。梁任公似未見周氏書及孫氏跋，乃作辨僞一篇，據弘明集題漢牟融撰附注云，“一名蒼梧太守牟子博傳。”謂“融字子優，不字子博，牟子乃蒼梧平民，非太守，其標題已支離不可究詰，”因斷爲“兩晉六朝鄉曲人不善屬文者之所作，”似即取胡應麟之說而小變之耳。周君叔迦取牟子疏通而證明之，以與梁氏辯，據後漢書朱儁傳，知朱皓爲儁之子，胡君適之與叔迦書，（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卷二）考得牟子序中騎都尉劉彥，見吳志薛綜傳，則皆昔人所未知也。兩君皆以爲此書非僞作，梁氏之說，既經摧破，然後此沈蕙千餘年之書，乃幽而復明。然而此理惑論究爲牟融所作以否，與隋唐志所著錄者，一書乎？二書乎？此兩事不明，則所以啟人之疑者固在。余謂弘明集本不題漢牟融，而唐宋以前人，亦無以爲牟融作者。隋唐志所載，乃別一書。如此，則昔人之所疑，庶乎渙然以解。竊不自量，參互鈎稽，舉其所見如此，將於後篇次第明之。

撰人時代姓名第四 (一) 論弘明集本不題牟融

(二) 論隋唐志之牟子非理惑論 (三) 論理惑論之時代

明藏本弘明集，以牟子爲牟融，其標題如下：

理惑論 (三十七篇，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漢牟融，

自胡應麟以下，所見者皆此本也。故有牟子非融所作之疑，東漢有兩牟融之說，而真僞之辨，亦因之以起。余考日本排印高麗藏本，題作：

牟子理惑，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此釋僧祐原本所題，未經後人竄亂者。又據日本人校語，知宋元藏本，均題作

牟子理惑論 (三十七篇，未詳作者，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皆無漢牟融三字。宋元藏本，雖與高麗藏不同，然既云未詳作者，尙安得以爲牟融所撰乎。請更以他書證之。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宋明帝敕中書郎陸澄撰法論目錄，其第十四帙有

牟子，(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

又同卷弘明集目錄，有

牟子理惑，右第一卷。

是則陸澄及釋僧祐，皆不言爲牟融所撰。僧祐之學問如何姑不論，若陸澄者，本傳稱其“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儉自以讀書過澄，而澄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家多墳籍，人所罕見。”其博聞強記如此，豈有撰錄古書，竟忘作者姓名者乎。釋神清北山錄後，附有宋比丘德珪所撰北山錄隨函，卷上引弘明集，註曰，“一云蒼梧太守，人疑。”“人疑”二字，蓋德珪所加，以原註云“未詳作者，”故曰“人疑”也。又自世說

新語注以至太平御覽廣韻等，凡稱引及於此書者，皆只曰牟子不言牟融。北山錄云：“昔牟子郗嘉賓宗炳朱皓之劉勰，並會道控儒，承經作訓。”於諸人皆稱名字，牟子獨否，正因其名不傳耳。宋釋慧寶法苑珠林曰：“牟子，蒼梧太守也，著書曰牟子。”（卷二法苑珠林）此即用弘明集注，獨去其“博傳”二字。蓋唐宋釋子，不知子博為牟子之字，傳者傳記之稱，誤以“博傳”為牟子名。故神清不稱曰牟子博，而宋元藏本皆註曰“宋詳作者。”（此四字非釋僧祐原本所有）德珪亦云“人疑”也。夫六朝及唐宋人，皆不言牟融所撰，明人刻經者何自知之乎。此不過因隋唐志有“牟子二卷，牟融撰。”妄意其即此書，遂謬加傳會耳。明藏本弘明集之篇題，謬妄甚多，不止此一條，如卷五有：

桓君山新論形神

此高麗宋元三藏本所題也，出三藏記集中陸澄法論目錄亦如此。明藏本改作：

新論形神 晉桓譚

桓君山忽作晉人，寧非異事。又高麗宋元藏本卷十一，有：

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並劉善明答）

答僧巖道人

僧巖重答

重答

僧巖重書

重答

凡六首，出三藏記集所載弘明集目錄，作僧巖法師辭青州刺史劉善明舉其秀才書三首，（並劉善明答，）與此正合。明藏本改作：

辭劉刺史舉秀才書

齊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齊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與劉刺史書	釋僧巖
答僧巖法師書	劉君白

考此事見南史隱逸(卷六十六)吳苞傳云：“時有趙僧巖，北海人，家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是其事也。善明南齊書卷二十八有傳，南史附入卷四十九，劉懷珍傳均不載其字。隋書經籍志有豫州刺史劉善明傳十卷，今忽題作劉君白，蓋因劉書三首，末句均云“劉君白答，”妄意“劉君白”爲其人之姓名，遂奮筆改竄。又因與僧巖第一書題中劉善明之名不合，復改青州刺史劉善明七字爲劉刺史，以混其跡。不知稱劉君者，乃劉氏子孫編集時，避其家諱，錄文者因而不改。(此事似已有人言之，不記出何書。) 唐王績東臯子集中，凡與人書，皆稱王君白，是其證也。綜上數事觀之，其謬妄一至於此，昔人謂明人刻書而書亡，諒非虛語。其於理惑論，題作漢牟融，亦其妄作聰明之一端，寧尙有辯論之價值乎。嘉道間人，所見佛書，不過明藏本，而洪頤煊能知理惑論非牟融所作，可謂神解矣。考日本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唐釋湛然作止觀輔行記弘決，具平抄其中所引經史，以爲弘決外典鈔，昭和二年，蘆葉德富三智文庫影印排印兩本，)前列外典目有

牟子二卷，(牟廣撰，或云三卷，見在書目錄不見)

牟廣之名，僅見於此。案古人名字，義取相應，名廣字子博，深合訓詁。外典鈔卷三注中引牟子，冠以“子鈔曰，”則此“牟廣撰”三字，疑亦庾仲容子鈔所題。(日本見在書目錄家類有子鈔三十卷，則彼

國自有其書。具平著書於中國宋太宗時，蓋猶未佚也。然具平既未明出書名，高似孫子抄目錄亦不云牟廣撰，單文孤證，未敢信之，仍當付之闕疑。但其事既前人所未聞，固不妨存供參考耳。

以上論弘明集本不題牟融

胡應麟謂理惑論非隋志儒家之牟子，而又疑爲六朝之士因牟子以僞撰此論，蓋疑其題“漢牟融”爲有心影射作僞也。洪頤煊則謂隋唐志之牟子即理惑論，但又謂牟子非融所作，則并疑隋唐志之題牟融者爲誤矣。梁啟超既謂隋志儒家之牟子殆即是書，復因其與後漢書不合，漸爲東晉劉宋閒人僞作，則并疑隋志所載者亦僞書矣。周廣業又謂隋志所載明是太尉作，而唐志入道家者爲理惑論無疑，因謂東漢有兩牟融，則調停之說也。此數說者，立論不同，要皆爲明藏本所誤。今既考得弘明集本不題牟融，則四家之說皆非也。或謂子所據者不過出三藏記中之法論目錄，及古本弘明集耳，顧安知非陸澄釋僧祐未考得撰人隋唐志別有所本乎？余案牟子序既自言“銳志於佛道”，而其首篇第一句，即問“佛從何處生”，此但須開卷頭尺許，便可知爲佛家之書，不容誤入於儒道兩類也。隋志於佛經但舉其大數，不著書名，惟於此土撰述之中，取其傳記目錄之流，自釋氏譜以下至玄門寶海十三部入子部雜家，道人善道開傳以下至梁武皇帝大捨十二部入史部雜傳，（兩類互相出入，其斐子野乘傳二十卷且彼此重出。又雜傳內有梁武皇帝大捨三卷，趙孟頫雜案內又有“皇帝菩薩清淨大捨記三卷，謝吳撰，亡，”書名卷數異同，而撰人及存亡類異，竟不知是一書二書。觀其草草如此，蓋於異教之書，聊取備數而已，非所經意也。）至於佛國記之類，則入地理，安有如理惑論而入儒家者乎？且其書明題“太尉牟融撰”，其非理惑論固已

明矣。新唐志於道家之外，又分神仙釋氏兩子目，牟子入道家而不入釋氏。舊唐志雖合道釋爲一家，牟子在陶弘景登真隱訣之後，蕭子良淨住子之前。淨住子雖釋家，而登真隱訣則道家也。以新志證之，牟子當屬道家之書而非理惑論，又已明矣。隋唐志牟子同是二卷，同爲牟融所撰，隋志入儒家，而道家不著錄，唐志入道家而儒家不著錄，其爲一書甚明。牟子優蓋以經師，而兼通黃老，其著書立說，或有取於清靜無爲，故唐志改入道家耳。隋志於撰人多題官爵，兩唐志例不署銜，（新志惟於唐人無傳者，存其任歷於注中，前代人則否。）不得以唐志不稱太尉，便認爲兩書。或曰，信如子言，理惑論何以不著錄乎？應之曰，隋志序言煬帝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故志但錄大綱，附於四部之末。舊唐書用毋煥古今書錄作經籍志，亦不取其釋道目錄，（毋煥別有開元內外經錄十卷）故二家之書，不見於志者多矣。新志雖於釋氏書頗有補苴，亦不能備也。（有弘明集而無毘盧法論，有歷代三藏記而無三藏記集，其他尙不可勝數。）胡應麟曰，‘意原錄釋藏中，故隋志不載，’斯言近之。但理惑論本書原未入釋藏，隋唐志特因已收入弘明集中，故不別著於錄耳。（隋志并弘明集亦不著錄，惟有釋寶暉法集百七卷在總集中。）凡考佛家書，當以出三藏記集諸書爲證。若第求之於史志，譬猶緣木求魚，庸可得乎。

以上論隋唐志之牟子非理惑論

牟子自序有笮融殺豫章太守事。考吳志劉繇傳，融殺朱皓在劉繇爲孫策所敗之後。據後漢書獻帝紀，事在興平元年。（吳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作‘興平二年’）牟子著書又在其後，知當成於建安間矣。（興平紀年只二年，即改元建安。）胡應麟梁啟超並疑

理惑論爲晉宋間人僞作。梁氏又云，“此書斷斷辨夷狄之教非不可用，蓋在顧歡夷夏論出世前後。”今案南齊書顧歡傳言“歡著夷夏論，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考袁粲以宋後廢帝元徽二年領司徒，順帝昇明元年被殺，（宋書帝紀及本傳）夷夏論之作，當不出此數年中，而理惑論先錄入陸澄法論。出三藏記集稱澄官爲中書侍郎。據澄傳，牟以宋泰始初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以此推之，法論之作，下距夷夏論出世之時，不過十年內外耳。（由明帝泰始元年下半年下數至順帝昇明元年，凡十三年）然牟子自序旣言漢獻帝時事，澄採錄其書，自是深信爲後漢人所作。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大廣內典錄卷十同）載有法論目錄序，茲錄其第十四帙目錄如左：

<u>牟子</u> （一云， <u>蒼梧太守牟子博傳</u> ）	<u>經首楞嚴經後序</u>
<u>支法護像贊</u> （ <u>支道林</u> ）	<u>答孔文舉書</u> （ <u>魏武帝</u> ）
<u>與釋道安書</u> （ <u>晉鑿齒</u> ）	<u>與釋道安書</u> （ <u>伏玄度</u> ）
<u>與高句驪道人書</u> （ <u>支道林</u> ）	

右論第十四帙（緣序卷二卷）

此目錄支道林在魏武帝之上，蓋以雜文居前，書札居後，故不序時代。若陸澄自序，則先後次第固自井然，今錄其全文於左：

論或列篇立第，兼明衆義者，今總其宗致，不復摘分，合之則體全，別之則文亂。

置難形神，撥譬薪火，庾闡發其議，謝瞻廣其意。然桓譚未及聞經，先著此言，有足奇者，宜其掇附。

牟子不入教門而入緣序，以特載漢明之時像法初傳故也。

魏祖答孔，是知英人開尊道之情，習生始安，則見令主弘信法之心，所以有取二書，指存兩事。又支遁敷翰遠國，述江南僧業，故兼錄之。

此序原分四節：第一節言全書體例，第二節指第十二帙中附錄桓譚新論之故，第三四節則專爲第十四帙所錄諸文言之，先牟子，次魏武，次習鑿齒，次支道林。觀其次第，豈不以牟子爲後漢人，時代尙在魏武之前乎。澄於久立學官之孝經鄭注，尙謂“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秦玄自序亦無孝經。”（見本傳與王儉書）識鑒如此，則其信牟子爲後漢人作，蓋必有所考矣；豈有東晉劉宋閒人之僞書而澄不知，“鄉曲不善屬文者所作”而澄不辨者乎？且梁氏謂“漢賢決無此手筆，”而胡元瑞謂其“詞近東京”，見仁見智，固已不同。且學有淺深，文有美惡，東漢諸賢，豈必人人皆崔蔡乎？或曰，“安知此書不即是陸澄所僞作耶。”余以爲使果出澄手，以彼博覽無所不知，必不自留破綻。觀其書中叙管融朱符朱皓劉產之事，皆與史傳相合，用心不可謂不密，而顧於法論目錄題曰“蒼梧太守牟子博傳，”顯與自序相矛盾，以待後人之操戈乎。且果欲託古人以取信，必當附驥尾而益彰。漢末流寓交州諸賢如劉熙程乘之流，孰不可假借，而獨傳會一不見經傳之牟子博，此何意歟？故必謂此書爲後漢人作，今書闕有間，雖無可證明；然自宋齊以至唐宋固皆無異議。若謂爲東晉及劉宋人之所作，則并無強有力之證據，不如其已也。

以上論理惑論之時代

書名第五 （一）釋治惑之名 （二）釋牟子博之名

此書書名，出三藏記集所載弘明集目錄及高麗藏本弘明

集，均作牟子理惑，與自序合。宋元藏本均作牟子理惑論，‘論’字似後來所加。然子鈔目錄已作牟子論矣。德珪北山錄隨函獨引作牟子治惑論，與各本皆不同。愚謂作‘治’於義爲長。蓋本名治惑，唐人避高宗諱，改‘治’爲‘理’，猶之魏徵羣書治要唐會要及舊唐志皆作羣書理要耳。德珪所見之本，蓋宋人所回改，與今所傳非一本也。今本二十篇，‘是以復治經傳，’三十二篇，‘豈復治情性，履道德，’兩‘治’字亦後人所回改。然標題及自序中之兩‘牟子理惑’，第二十五篇之‘吾字以經傳理佛之說，’二十六篇之‘是以詩書理子耳，’末篇之‘然子所理何以止著三十七條，’五‘理’字亦當作‘治’，後人不曉，故改之未盡耳。名曰‘治惑’者，以世人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而不信佛道，類有愚惑之疾者，故稱引聖賢經傳之言以治之。全書皆設爲問答以相關譬，觀其體製，蓋規撫揚子法言（共第三十三篇所謂‘楊墨羣儒之路，孟軻闢之，’出法言子篇，而第三十七篇答道家堯舜孔皆不死之問，全用法言君子篇‘或問仙’一章，數演成文。）而遺詞摘藻，則兼擬解嘲，故其命名亦與崔駰達旨張衡應問相類也。首篇設爲惑者之問，（宋元本作‘惑問曰，’嘉慶本明本作‘或問曰，’案玉篇寶典卷四亦引作‘惑問曰，’則作‘或’者誤也。以後‘惑’字凡屢見，末篇乃言‘惑人聞之，踧然失色，叉手避席，逡巡俯伏曰，鄙人賤瞽，生於幽仄，敢出愚言，弗慮禍福，今也聞命，霍如湯雪，請得革面，洒心自救，願受五戒，作優婆塞。’蓋世人之惑疾，至是遂不假鍼灸，自然治愈，猶之吳太子有疾，一聽聖人辯士之言，而潏然汗出，霍然病已矣。

以上釋治惑之名

弘明集於理惑論下註曰，‘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梁氏謂‘擬書中自序，則牟子乃蒼梧平民非太守，故僅就其標題論，已

支離不可究詰。”周君叔迦辨之曰，“首篇乃牟子之傳，蓋是當時蒼梧太守所作。若以此傳爲牟子自序者，則此篇所敘事實，與後論義絕不相涉。且彼牟子，意在申道義之要，明無爲之宗，甘淡泊，絕仕進，又何必叙太守州牧相邀請以自重耶？”胡君適之則謂“原序是牟子自叙，似不用疑，原書舊題大概是‘蒼梧牟子博傳’，而後人誤加‘太守’二字。”愚案適之說是也。陸澄法論及弘明集皆上題名書，下註曰，“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詳見撰人時代姓名作第一章）味其文義，是謂此牟子理惑論者，一名牟子博傳也，豈獨指卷首一篇耶。世說新語卷上之下文學篇注先引牟子漢明帝夢神人遣使取佛經四十二部事，又引劉子政列仙傳七十四人已在佛經之語，而論之曰，“如此，即漢成哀之間已有經矣，與牟子傳記便爲不同，”又曰，“然則牟傳所言四十二者，其文今存非妄，蓋明帝遣使廣求異聞，非是時無經也。”劉孝標所引之牟子，是其書之第二十一篇，並不在自序之中，而一則曰“牟子傳記，”再則曰“牟傳，”是牟子博傳乃全書之總名，而非呼自序爲傳，亦明矣。自司馬遷揚雄作自序，雖意在叙明著作宗旨，亦復兼紀生平。即後漢三國之時，前乎牟子者，如王充論衡；稍後乎牟子者，如魏文帝典論，莫不皆然。何獨疑牟子之自序所敘事實與書義不相涉耶？如牟子之自序尙爲不失馬揚舊法者，不至如子桓之紀擊劍彈碁，（見魏志文章記注）劉峻之叙，三同四異’也。（見梁書本傳）此序既非蒼梧太守所作，而牟子又實未嘗爲蒼梧太守，則太守二字之爲衍文無疑。但陸澄法論即已如此，是其誤亦已久矣。周廣業云，“理惑論在弘明集，其題下有小註，‘一云蒼梧太守牟子博傳，’不得其解，”余謂此無不可解也。子博爲牟子之字，固自甚明。其名曰傳者，漢人於五經之

外，通謂之傳記。解經之書，如春秋三傳固謂之傳，即不與經相比附，如論語孝經亦稱之爲傳。揚雄傳云，‘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趙岐孟子題辭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爲傳記博士，是也。漢書藝文志儒家有高祖傳孝文傳，則諸子亦得稱傳也。牟子博傳猶之太史公記桓君山論云爾。

以上釋牟子博傳之名

中國人出家第六

理惑論：“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臨沒，‘啟予手，啟予足’今沙門剃頭，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牟子曰，‘沙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至也。’又‘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沙門棄妻子，捐財貨，或終身不娶，何其違福孝之行也。’”又“問曰，‘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盤旋之容止，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又“問曰，‘佛道重無爲樂施與，持戒兢兢，如臨深淵者。今沙門耽好酒漿，或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結，此乃世之大僞，而佛道謂之無爲耶。’”又“問曰，‘孔子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披赤布，日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梁氏辨僞曰，‘漢魏皆禁漢人不得出家，靈獻時安得有中國人爲沙門者，據此文所述僧徒風紀已極敗壞，必在石趙姚秦極力提倡舉世風靡之後，始有此現象耳。’叔迦駁之云，‘漢魏皆禁漢人不得出家，高僧傳佛圖澄傳中王虔奏語也，不知漢末譯師嚴佛調爲臨淮人，即出家爲沙門者也。陶謙傳云，‘管融於廣陵大興佛寺，’豈有有寺而無僧者。蓋漢時戒律尙無傳譯，其出家者但剃髮以

殊俗而已。殆至魏末，始有曇柯迦羅等二三大德初翻戒本，開瓊傳戒，朱士行固首受其戒者也。則王度之奏，固不足爲憑矣。”適之與叔迦書曰：“王度說漢魏皆禁漢人不得出家，此語不應無所據。鄙意以爲理惑論中所說沙門，皆不曾明說是中國人，所說被赤布日一食，固像印度人，而取賤賣貴，專行詐給，必是指印度商人。大概南方海道來的沙門，不限於受戒的僧侶，而‘好酒漿畜妻子取賤賣貴’的印度商人，在中國人看來，也都叫做沙門。或者南方的中國人先有出家做沙門的，而王度所說只指北中國而言。”又曰：“士燮傳云，‘燮兄弟並爲列郡，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鳴鐘磬，備具威儀，笳蕭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穀焚燒香者常有數十，’試想交趾的胡人是不是印度波斯的商人？這些夾穀焚香的胡人，即是牟子所見‘剃頭髮，被赤布，耽好酒漿，取賤賣貴，專行詐給’的沙門也。”嘉錫案：欲證明中國人出家而取釋家傳記，則漢法本內傳（見廣弘明集卷一）已言永平十四年司空城陽侯劉峻等千餘人出家矣，然譎言短書，固不爲人所信。即叔迦所舉之嚴佛調，雖釋慧皎高僧傳及釋僧祐出三藏記集題作沙門，而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則以爲清信士，自釋道宣大唐內典錄以下如釋靖邁古今譯經圖紀釋明佺大周刊定目錄釋圓照貞元釋教錄皆從之，惟釋智昇開元釋教錄獨以長房爲非耳。夫道宣之學，未必遽出智昇下，彼總會羣錄，銓定人代，乃捨僧祐而從長房，其必有說矣。然則嚴佛調之爲沙門與否，正未可知，恐未可便以爲據也。愚以爲牟子所言之沙門，其中西域胡僧，波斯賈人，及中國人出家者，蓋互有之。胡僧賈人已如適之所考。至於中國人出家，王度雖言漢魏時有禁，但禁令之生，必因事而立制，所謂法律禁人於已然者也。使當

時本無漢人出家，何爲有此禁令？此如清初禁中國人不得習天主教，其實受洗入教者，已不知若干人矣。况後漢末之交州，爲禁令所不及者乎。吳志劉繇傳云，管融者，陶謙使督廣陵彭城涇，（後漢書陶謙傳廣陵下有下邳二字）乃大起浮屠祠，以銅爲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爲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是遠近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後漢書較略）夫三千餘人住於祠內重樓閣道之中，課讀佛經，非出家而何，第不知其剃髮披赤布否耳？其遠近受道之五千餘人，則優婆塞也。惟浴佛時來觀及就食之萬人，始是民人耳。觀其敘事明白如此，知漢已有沙門矣。吳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稱管融爲下邳相繇傳又云，曹公攻陶謙，徐士騷動，融將男女萬口走廣陵，然則管融所起之浮屠祠，實在下邳，叔迺以爲於廣陵大興佛寺者誤（陶謙傳亦不云在廣陵）疑曹操於破徐州之後，見中國人出家之多及爲漢相，始下令禁之。且即令靈獻之前已有詔令，亦不足以禁管融也。徐州之地尙復如此，况去天萬里之交趾乎。隋書經籍志云，魏黃初中，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此明文之見於史籍者。管融之起浮屠祠，下距黃初不及三十年，其時已有漢人出家者。牟子著書尙在其後，交州又僻在南土，自爲風氣，蓋至魏初而北人剃髮爲僧者始日益多，寔淫成俗，故隋志之言如此。言“中國人”，舉中原腹地言之也。其後必又曾重申禁令，故王度言“漢魏禁人出家，”但至石勒時始解禁，明許超人爲僧耳。嘗猶孝惠時始除挾書之律，不得謂漢初無人讀書也。吳志孫繇傳云：“繇意彌溢，侮慢民神，壞浮屠祠，斬道人，”按六朝時

呼僧爲道人，此道人旣不言是胡僧，豈非漢人出家者乎。余以爲牟子所言之沙門，未必不指中國人，正不必執王度之奏以疑之。况僧徒敘事，類多訛舛不可據，旣有吳志隋志爲證佐，高僧傳所言，雖存而不論可也。

羣書徵引第七

六朝以前，典籍佚者十九，就見存諸書徵引牟子最早者，莫如世說新語注。周廣業嘗歷舉諸書所引牟子以證其理惑論，然謂文選頭陀寺碑注中顧徽吳地記有漢明夜夢神人一條則大誤。文選注乃先引吳地記，後引牟子，非自吳地記中轉引也。叔迦嘗取文選注世說注太平御覽三書所引牟子附入本書之後，以備後人之互證。余案隋杜稟卿玉燭寶典，唐釋湛然止觀輔行記弘決，日本具平親王弘決外典鈔注，唐釋神清北山錄，宋釋珪北山錄，隨函所引牟子與今本字句多不同，且有佚文爲今本所無者。如輔行記引“懷金不現人”一條，凡九十餘字，乃第二十二篇之佚文。又引第三十六篇“執蠶蜒而嘲龜龍”下多三十餘字。外典鈔注引自序“萬物不干其志”上多三句，（自子鈔轉引）疑僧祐錄入弘明集時有所刊削也。然北山錄隨函引第三十七篇下多一問一答六十六字，豈宋時猶有牟子別本單行耶？抑今所見之弘明集雖高麗宋元各藏本亦不免脫誤耶？不可考矣。綜合各書所引牟子不過十餘條，蓋儒者以其爲贊揚佛教之書，無所用之，釋家又視爲外典，不以入藏，雖已編入弘明集中，忽而不察故爾。今就目治所得，援叔迦之例，錄附此篇之後，以備參考。他日如更有所見，當隨時續入之。

玉燭寶典引二則：

牟子曰：“惑問曰‘佛從何生，寧有先祖及國邑不，皆何施狀何類乎？’子曰，臨得佛時生於天竺，假形王家，父淨，夫人曰妙，四月八日，從母右脇生，娶隣國之女，六年，生男，字曰羅云。父王珍重太子，甚於日月。到年十九，四月八日夜半，咸若不樂，遂飛而起，頓於王田，休於樹下。明日，王及吏民莫不嘯嘯，千乘萬騎出城而追。日出而盛，光曜奕奕，樹爲低枝，不令身炙。太子入山入六年，(案此句有誤字)思道不食，皮骨相連，四月八日，遂成佛焉。因二月十五日過世泥洹而去。”(卷四引，案此與今本字句多異，日出方盛及思道不食兩事，皆今本所無。)

牟子云：“洛陽西雍門外起白馬寺，壁上位朝廷千乘萬騎遶塔。又南宮清涼臺上及開陽門所造陵名顯節，悉於上畫作佛像。”(同上引)

止觀輔行記弘決引四則：

牟子(中略見前)第二十一(案當作二十二)救沙門談是非中立。“問云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又云，‘大辨若訥，’又言‘君子恥言過行，’設沙門知至道，何不坐而行之，空談是非，爭曲直，豈非德行之賊耶。答，老亦有言，如其不言，吾何述焉。知而不言，不可也。不知不言，愚人也。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之內，唯不能言，不能行，爲國之賊也。”(外典鈔卷三引。案“賊”今本作“賊”，非是。)

牟子又云：“懷金不現人，誰知其內有珠寶，披繡不出

戶孰知其內有文彩。馬伏櫪而不食，則騫與良同羣，士含音而不談，則愚與智不分。今之俗士，智無髮俊，而欲不言辭。（具平注云，“髮俊，言無絲髮俊父之智也。”不說一夫，而自苦大辨。若斯之徒，坐而得道者，無目欲視，無耳欲聽，豈不難乎？（同上引。按此條爲弘明集所無，當即是二十二篇之佚文。“羣士含音而不談，則愚與智不分，所以發‘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不說一夫而自苦大辨，’答‘大辨若訥。’‘坐而得道如無目欲視無耳欲聽’答‘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也。’

又牟子曰，堯事尹喜，舜事務成，丘學老聃，旦師呂望。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比麒麟，比其教也，猶烏鵲之比鸞鳳，比其形也，猶丘瑳之與華恆。（同上引。案此乃合第七篇及第二十九篇羅括引之，“比其教也”二句今本無。）佗又問曰，蓋諸道叢殘凡九十六種。憊怕無爲，莫尚於佛，神仙之術，僕以爲尊，殆佛法之不如乎。牟子曰，指南爲北，自謂不惑，引東爲西，自謂不迷。如汝所言，以鷓鴣而笑鳳皇，執螟蛉而嘲龜龍。然世人有背日月而向燈燭，深溝瀆而淺江河，豈不謬乎。汝背佛法而尊神仙者，此之謂也。（同上引。案此乃合第三十篇及第三十六篇羅括引之。然“衆道叢殘凡有九十六種，灌洎者無爲莫尚於佛”乃牟子語，今引爲問者之詞，非也。自“然世人背日月”以下，今本無。

弘決外典鈔注引一則：

子鈔云，牟子少鈔修經傳，靡有不好。靈帝崩後，天下擾亂，將母避世在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後以玄默

爲神，淡泊爲德，廓然靜思，萬物不干其志。”（卷三引。案此引牟子自序之文。“後以玄默爲神”以下十四字今本無。）

北山錄引一則：

牟子云，“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要。太素未兆，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表，剖析其筋眇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譬如臨河飲水，飽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卷三法苑珠林篇引）

北山錄隨函引二則：

牟子治惑論凡三十七篇，有所法焉，佛經前說者此第三篇。（以上德哇語，以釋北山錄所引牟子也。第三篇當作第五篇。）“彼問曰：至寶不華，至言不飾，言約而至者麗，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而賤。聖人製七經，不過三萬餘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以人力所堪也，是繁而不要也。”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以深廣也。山岳別於丘陵者，以高大也。若高不絕丘阜，則渡羊陵其顛，若深不絕涓流，則孺子浴其淵。故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游數仞之深。剖三寸蚌，求明月之珠，採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故佛說億劫之事也。（卷上引。末句乃德哇語之詞。）

“有仁人問於牟子云，道家云，堯舜周孔七十二賢皆不死而登仙，仙家言人皆當死莫能免，何哉？牟子曰：此妖妄之言，非聖言也。老子曰：天地不得長久而況人乎？吾觀傳記，堯有殂落，舜有蒼梧之山，禹有會稽之

陵，伯夷有首陽之墓，文王不及誅紂，武崩不待成王，周公有改葬之篇，仲尼有兩楹之夢，伯魚有先父之年，子路有蘧醜之語，伯牛有命死之文，曾參有啟足之辭，顏回有不秀之喻，世人云而不死，豈不惑乎。或問牟子長生神仙之道者，子曰，仁義不脩，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死也。縱仲尼治廣桑山，乃因前行仁負義孝悌忠信之所感也，豈是孔子燒丹服氣之所致乎。”

(同上引。案“仙家言”當作“佛家言。”或問以下今本無。)

廣韻引一則：

牟子曰，“漢明帝夢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羣臣。傅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精也。”(入聲八物“佛”字下引)

哈佛燕京學社北平辦公處出版書籍(一)

古籀餘論 孫詒讓著 刻本二冊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吳式芬作據古文文，搜羅商周彝器銘辭一千三百三十四種，裁補精善。此書校正其釋文之誤者一百又五器，多確當之語。

尙書駢枝 孫詒讓著 刻本一冊實價大洋八角
記言之經，莫尚於書。文旨雅辭，非淺實故訓不能讀。此書披尋與音儒釋殊異者七十餘事，使後人知雅辭達辭自有熾然之通例，其增益顛倒以爲釋，而綴桑晦蓋仍不可解者，皆不通雅辭之蔽也。

張氏吉金貞石錄 張氏著 刻本二冊實價大洋一元八角

此書增訂不扶風三縣金石志而成，凡金七種，石五十五種。朝雲樓秘笈第五集之扶風石刻記題黃甲卷中。孫毓汶跋謂取關中金石記，不知此書之完善。然與此書扶風縣金石志相同，而缺前金刻，可知石刻記乃節錄張氏書而成，題黃氏輯者誤也。茲據本校圖書館所藏張氏手定本重刻，筆畫皆照原書，並可正石刻記傳鈔之謬。

馬哥字羅游記第一册 張星規譯 鉛字本定價三元特價大洋二元四角

此書以英國亨利王爾所譯注之馬哥字羅游記爲藍本，舊注刪餘者不及十之一，新注增補者約十之三。世界各種文字，皆有此書譯本。譯者目的在使漢文中有一答譯，所記中國之事有詳細注釋，可供研究史地者之用。

寶蘊樓彝器圖錄 奎 庚著 珂羅版本二冊實價大洋十六元

寶蘊樓圖，收錄內府所藏彝器爲西清古鑑，由內府刊行。後復續編寶蘊樓古 西清續編甲編，西清續編之編三書。其經古及甲編由顧芬據影印；惟乙編世人尚未得窺目也。乙編之器，悉藏盛京行宮。民國後，移置北平古物陳列所。茲由古物陳列所鑑定委員，燕京大學教授費先生從所藏八百器中，選其有文字及形狀異，花紋佳者得九十

二器，加以考釋，編爲寶蘊樓彝器圖錄。將原器攝影，拓拓，視乙編之草畫失誤，考釋誤者，迥乎不侔，當爲好古家所樂觀也。

歷代石經考 張爾登著 鉛字本三冊實價大洋四元

石經之刻，漢魏唐後蜀北宋南宋清凡七朝。考其原流及文字者凡十餘家。茲者先爲提綱，而以諸家論叢錄注於其下。以新方法布勒新材料，自來言石經原流者，未有若此之詳明也。

王荊公年譜考略 蔡上翔著 附年譜提論 暨知過錄 楊希閔著 鉛字本六冊實價大洋五元

蔡氏嘗此書，前後數十年，搜訪至勤。立意不在表章荊公，辭闕歷來有私書之隱憂；而考證精核，不惟荊公稟跡於益大自，即熙豐變革之真實成蹟，亦昭然若揭直宣作政治史讀。舊刊頗不易得，茲爲點讀重印。楊希閔書刪節蔡氏書爲年譜簡要，於蔡氏書所未備者，俱有補苴發明。今取以散入本書，以省兩讀。楊氏又嘗博覽羣書，成年譜推論一卷，又節取李壽通藍長韓宗荊公君臣問答之語，成熙豐知過錄一卷，尤足與蔡氏書相表裏，茲亦附刊於後。

碑傳集補 閩兩昌彙錄 鉛字本二十四冊 定價二十元

閩氏之纂此書，蓋補錢石碑傳集，經孫經碑傳集之遺漏及噴出者。全書分二十七類：(一)宰輔，(二)部院大臣，(三)內閣九卿，(四)翰詹，(五)科道，(六)官司，(七)使臣，(八)軍機，(九)河臣，(一〇)監司，(一一)守令，(一二)牧官，(一三)佐貳雜職，(一四)武臣，(一五)忠節，(一六)逸民，(一七)理學，(一八)經學，(一九)鄉人，(二〇)文學，(二一)孝友，(二二)義行，(二三)藝術，(二四)黨人，(二五)釋道，(二六)列女，(二七)集外文；凡三十餘萬言，收舉宏富，抉擇嚴嚴，已編前二書者，不可不備此書也。

